

再談考古在中山

□ 夢婷 □

14期杏園中令我感到稀奇的一篇文章「考古在中山」，作者蔡戈。立即翻開一口氣看完，內心感觸良多，自認此篇文章刊於杏園有害於在學生，同時有損傷中山校譽，別人易誤認為中山學生皆在考古風氣下求學問，毫無實力可言，難免外界風風雨雨，身為本校一員，筆者認為有必要挺身而出，吼一吼這位蔡倫先生的後輩，同時請教他一些問題。

蔡戈君在文章開頭即大肆宣揚他自己染上考古色彩而進入大專得意洋洋，之後進入本校醫科立即加入基礎醫學考古行列，蓋不知考古之用意何在？懵懂地考古，考古。為學之道在求根深蒂固，日積月累地培養真才實學，如此可高枕無憂對於每科考試均能胸有成竹如魚得水安然過關。考古正如蔡君所言，起源何時無法明確。但考古實為學者根據自己的經驗，為了檢討自己鞭策自己進而研究分析重點來應付考試。「考試」與「為學」兩者本質上已有差距，「考試」包含技巧與運氣的存在，「為學問」則為精益求精，溫故而知新，知新而後有所領悟。真正做學問者當細心研究，融會貫通而後整理一套重點，認清輕重之分，對於考試自能體會出要點之所在。筆者認為考古能導致兩種後果，好與壞。好者能給予學生作為臨考前之重點提示，對於任何一科融會貫通之後，若以考古作為應考前的重點複習則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此乃前面涉及的考試技巧也；壞的方面，考古給予一般學生偷懶之習慣且抹殺上進研究學問的精神，培養一種堅強的依賴性，認為考古題一手在握萬事OK，此種想法了恥辱也。依目前情況言，校內考試若能以考古過關，但參加校外考試時，仍然執考古姿態應戰，令人膽寒。筆者不反對考古，主張應該「考古」之用意運用適當，切勿本末倒置，輕重不分，一味地考古，此乃失去考古之原意而慘遭禍害。

蔡君曾提到許多考古成功之見證，筆者相信蔡君滿腦子考古，可能他的血液中含有「考古漿」成份太高，否則怎可把一人之成功，失敗歸於考古。當年胡適之先生開始學習數學無一本參考書，只好挑選福保所著一書，仔細研練，直到爐火純青之地步，而能安然通過考試升班，福保所著並非考古書，此蔡君有所誤解；又愛因斯坦當青年參加大學考試落榜二次非無考古乃運氣不佳也，否則他怎能發明深奧的相對論，難道這理論亦是考古而來之靈感？發明是無法考古的，蔡君譏笑愛氏之愚蠢，他怎不照照鏡子想想；蔡氏與愛氏地位之相差若何？可笑也！蔡君在文章上有許多並病呻吟與事實相矛盾之處；譬如筆者自入中山以來僅看到臨考前有大批

考古隊蒞班開課，和求助於前輩之考古，然而卻受考古之毒害太深，迷失自己的讀書方向，抹殺了偉大抱負，如今憶起有悔不當初之感。前學期組織學期末考，由於未能延期舉行，因而全體同學儘管死啃考古題，進入考場乍見之下嗚呼哀哉，竟有二題新面孔，令二年級學生個個慘遭在蔡大教授解剖刀之下，個個於寒假期痛改前非努力復努力，精讀組織，再度進入考場而順利過關，由此證明考古之弊害，因而無一人有勇氣光陰考古了，此乃考古之教訓也，蔡戈君大書特書地道出考古之發展已由學校擴充至全國環球性。得意地連呼考古萬歲，筆者連掩耳都來不及，暗暗自笑他的瘋狂與無知之行動，考古題上，下功夫並非光榮舉動，蔡君文章上提到他堂堂進入第五次私下補考而不覺臉紅，此乃他之修養功夫；反而感謝考古令他五體投地，正如孔子所言：女子不可教也。私下補考之目的在使學生能全盤瞭解，化為自己的學問，那知蔡君知迷不悟，竟然放大膽子陰考古而慶幸Pass，應感激教授最後善意處理之功，並非考古的威力勇猛。

蔡君在文上所載錄之 ECFMG 之錄取率與 JAMA 報導不符，只管吹牛而昏了頭。據筆者所知1970之百分比與85%相差0.5%，不知蔡君是否有查明報導，否則怎可胡作亂為，真該槍斃！蔡君亦提到二年級某科與護理科為同一教授，在考古上，試題的交集應該有百分之百的出現；筆者所知，此科教授出題形式千萬化，真有丈二和尚摸不着腦袋之感，教材亦不同，因此無法考其古，故與事實不符，慶幸的聰明的學生們沒有把這寶貴的時間化在考古上，否則成績慘不忍睹。考古無安全感，考古是一種冒險，是一種考試賭注，如覆薄冰如臨深淵，萬萬不可以將學問寄託於考古之上，將考古作為讀書之瑰寶，考古無法培養真才實學，只不過臨時抱佛腳之流的信物。走筆至此，筆者慎重聲明，蔡君與本人素不相識，亦不是有意抨擊，只是筆者有滿腹的意見有澎湃的激動的情緒裝著膽子，挺身道出所感，望蔡君不至於怒髮衝冠，常言道，忠言逆耳，不知蔡君感受如何？

考古之「利弊」與「取捨」筆者不必發表洋洋大篇。明智的同學們，為了自己的前途自己的理想培養自己的實力，「考試」檢討猶如一個人接受「體格檢查」，若發現缺點自當檢討，反省而加以改進，則前途無量，更無需去做不正當之得分方法；那是無知之舉，只能暫時蒙蔽別人却欺騙不了自己實力。盼同學能在此讀書方法與「考古」上，作一致善的明察。